

密字812

● 王鳴鵠



密 字 812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05号

密字812

MIZI 812

王鸣鹳 著

责任编辑: 刘德来

封面设计: 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20000字

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0册 定价: 5.40元

内容简介

风景宜人的绿江市，引来海内外万千游客。香港老板欧阳带着娇嫩的新婚少妻来此度蜜月，却遇上了一件杀人命案，涉嫌重大。原来，死者竟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女间谍。我安全部门全力以赴，对此案进行侦查，终于将隐藏至深的间谍头目“黑鼠”的画皮剥落，粉碎了敌人的“双箭行动”计划。

这部长篇反间谍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生动，人物个性鲜明，文字简约流畅，富有北国特色，反映了战斗在我国安全战线上的不同身份的人们的英姿风貌。

目 录

第一章	老夫少妻.....	(1)
第二章	裸体彩照	(17)
第三章	潜影密写	(33)
第四章	放长线	(44)
第五章	书签情	(64)
第六章	一语泄天机	(77)
第七章	清晨邂逅	(86)
第八章	贪吃面条鱼的人	(97)
第九章	柳暗花明.....	(110)
第十章	蹉跎岁月.....	(132)
第十一章	黑包不翼而飞.....	(143)
第十二章	密取罪证.....	(157)
第十三章	难解之谜.....	(169)
第十四章	报上的花边消息.....	(182)
第十五章	望远镜的启示.....	(198)
第十六章	另辟蹊径.....	(219)
第十七章	曲线联络.....	(239)
第十八章	谁是“黑鼠”	(249)
第十九章	楼道的一幕.....	(267)
第二十章	隔墙有耳.....	(277)

第二十一章	九死一生.....	(288)
第二十二章	引鼠出洞.....	(306)
第二十三章	刘罗锅子就范.....	(313)
第二十四章	并非尾声.....	(328)
后 记		(340)

第一章 老夫少妻

蓝青和刘杏红一前一后走进局接待室，蓝青向香港新婚夫妇扫了一眼，然后欠了欠身道：“听说，你们是从香港来绿江度蜜月的？”

香港新婚夫妇几乎同时从沙发上站起身，惊恐不安地望着来者。

走在前面的这位男警官，约莫三十三四岁的样子，眉毛、鼻子、嘴巴，普普通通，说不出有什么显著的特征，只是那双不大不小鹰隼一样的眼睛却不一般，从大沿帽帽舌下，闪射出深邃、犀利的目光。他身材高大，胸膛宽厚，一套笔挺的橄榄色凡尔丁警服罩在身上，更使他增添了一股威慑人心的气势。跟在他身后的，是个身着的确良警服的女警员。她年纪不过二十五六岁，生得娇小玲珑，丰姿绰约，皮肤较黑，但却黑里透红，一双眼睛，又黑又亮，真是个迷人的“袖珍美人”。

“是的，是的。”新郎操着一口很难使人听懂的广东话忙不迭地点头答道。接着他从衣兜里抽出一张名片，弯下腰，毕恭毕敬地递给蓝青。

蓝青接过名片一看，上面端端正正印着的一行蝇头小字：“香港环球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欧阳东”。名片不仅是雕版印的，而且还套色烫金。从名片印得十分考究这一点来看，此人不是大亨也是阔佬。

欧阳东指着身边的年轻美貌的女子说：“这是我的内人，单姓单名，叫酆丽。”

蓝青轻轻地点点头，态度严肃地说：“我们是绿江市国家安全局的。”

欧阳东和酆丽忙欠欠身，表情愈加恐慌了。

“警官先生，”欧阳东望着蓝青，急不可待地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蓝青打断欧阳东的话，指了指沙发道：“你们二位先请坐，有话慢慢讲嘛。”说着，他走到对面的三人沙发跟前落了座，随手把大沿帽摘下来，放在面前的茶几上。帽沿上那枚由国徽、长城、蓝盾和橄榄枝组成的帽徽，在窗外射进来的一束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

欧阳东和酆丽对视了一眼后，默默地坐在沙发上。

趁刘杏红给大家沏茶之机，蓝青仔细打量着这对香港新婚夫妇：欧阳东长得又矮又胖，腰围和身长几乎等同，尤其是他那凸出来的大肚子，好象女人怀了七八个月的孩子。尽管他保养有方，但从那已经谢顶的头和皮肉松弛的脸来看，他至少也有五十岁了。然而，酆丽最多不过十七八岁，嫩得跟小白菜似的，那圆肩、细腰、宽臀和高高隆起的乳胸，无一不显出一种艳丽动人的姿色。无论从年龄还是容貌上看，他俩都不般配。不知底细的人，十有八九会把他俩看作是父女

俩。

蓝青不明白，这个妙龄少女怎么会嫁给比她岁数大一倍还多的腆肚秃顶的老头子？

半个小时前，正在市郊工作的蓝青突然接到科里报告，绿江大厦女司机于今日下午4时05分猝死在她的伏尔加牌小轿车里。死因不明。乘客是一对香港新婚夫妇。于是，蓝青和刘杏红急三火四地赶回局里。

欧阳东从衣兜里掏出一盒三五牌香烟，打开盒盖，起身送到蓝青面前，殷勤地说：“警官先生，请吸一支。”

蓝青摆摆手道：“谢谢，我不会。”

欧阳东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回原处，自己点燃了一支烟，接连不断地吸着。

蓝青略一思索，用平和的语气问：“欧阳先生，你们这是第几次来绿江了？”

“不，不不。我们是首次来绿江。”欧阳东吐出一口烟，连忙对蓝青说道，听同仁说，绿江山青水秀，素有东北‘小苏杭’之誉称。于是我和酆丽不远万里，从香港慕名而来。谁知天上掉下一个雨点，却偏偏落在我的头上。到这里第一天……”

酆丽朝欧阳东瞥了一眼，没好气地说：“吃后悔药了不是？我说不该到这里来，你偏不信！”

“唉，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欧阳东低下脑袋，一口接一口地吸烟。

蓝青望着欧阳东和酆丽，心中暗想：他们在这桩案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凶手吗？如果不是凶手，他们为什

么惊恐不安、极力为自己剖白呢？于是他端起茶杯说道：“来，你们二位请喝茶。”说着，轻轻吹了吹漂浮的茶叶，自己先啜了一口。

酆丽端起茶杯抿了一口，突然向蓝青问道：“警官先生，听说，死人的视网膜上能清晰地留下她最后一瞥的形象。请问，这是真的吗？”

蓝青不置可否地说：“真的怎么？不真的又怎么？”

“假如是真的话，我和欧阳就全都留在那个女司机的眼睛里了。”酆丽说着，将那双游移不定的目光从蓝青脸上移到刘杏红脸上，又移回到蓝青脸上，俄顷，她带着哭腔说，“警官先生，我和欧阳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别说是杀人，就连叮在脸上的蚊子也不忍心拍死啊！——不信，您可以派人到香港去调查！”说着，她掏出手帕捂住脸，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

欧阳东抬起头来，忙对酆丽劝道：“唉，你哭什么，他们办案公道，绝不会冤枉我们的！”

蓝青接过欧阳东的话头说：“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我们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今天把你们二位请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了解女司机猝死的经过。因此，你们应当给予支持与配合。”

“当然，当然。”欧阳东连连点头道，“我们一定要积极协助你们查明案情，尽快解除对我们的嫌疑。”

酆丽用手帕抹了一下眼角上的泪痕，抬起头来望着蓝青道：“只要……只要不把我们当成凶手就行……”

蓝青郑重地说：“法律规定，同时询问几个证人时，应当分别进行。所以，请欧阳太太先到隔壁房间里等一下。”说着，

便对刘杏红递了眼色。

刘杏红会意，立刻做了个请走的姿势，说：“欧阳太太，请吧。”

郦丽朝她丈夫瞥去一眼，然后慢慢地站起身子，扭扭捏捏地跟着刘杏红离开了接待室。

刘杏红很快返回接待室。她在茶几上摆好记录纸，向蓝青微微点了点头。

蓝青见一切准备停当，便用严肃的口气对欧阳东说：“在出证之前，我要提醒欧阳先生注意的是：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

“是是。这些我都懂。”欧阳东又续上一支烟，随手将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此时此刻，他的心境已渐渐地平静下来，那刚刚发生的可怕的一幕，又在他的眼前晃动。他吸了一口烟，然后缓慢地说：“事情得从今天早上说起……”

早上，当一轮红日刚刚从东方升起来的时候，经历了几天旅行生活的欧阳东夫妇，终于抵达了这个被誉为东北“小苏杭”的名城——绿江。

欧阳东夫妇下了火车，步出检票口，立刻被一位女司机迎进一辆黑色伏尔加牌小轿车里。接着送到全市最豪华的绿江大厦下榻。

由于旅途的疲劳，欧阳东夫妇整个上午没有外出活动。下午一时刚过，欧阳东在房间里打电话叫车，结果还是那位女司机，还是那辆黑色伏尔加牌小轿车。

·欧阳东注意到，那女司机穿了件红、白、黄三色蝙蝠衫，下身是一条地道的苹果牌牛仔裤，脚上套了双皮凉鞋，整个装束十分雅致。她约莫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弯弯的细眉，微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时髦的波浪式短发，黝黑闪光，越发衬托出她那粉白的面颊，一双灰眼睛，尤其灵活。她一边开车，一边介绍当地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和土特产品。其驾驶技术与服务态度，均无可挑剔。

下午3点钟光景，女司机载着欧阳东夫妇游览了市容以后，便将轿车开往风景秀丽的秀山公园。

秀山公园距绿江市北端仅3公里，是一座天然公园。公园内，有几座山岭，层层叠叠，颇有气势；群山之中，又突起一山，人称秀山。

大凡名山，都有其不同的特点，或气势雄伟，或高耸险峻，或林深幽静，或石峰奇特，或妩媚秀丽。秀山却因其雄、险、幽、奇、秀俱全，而居东北八大名山之首。山上，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山中，岷岩突兀，千姿百态；山下，清涧流水，幽径曲桥。真是山环水抱，风景独秀啊！

轿车通过高耸的牌楼，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徐徐而上，过了九曲十八弯，径直开到秀山之巅。

女司机将轿车停稳在停车场上，回头指着车窗外说：“请看，这就是公园主要景点之一——秀山远眺。当地人都这样说，‘到绿江不游秀山，等于未到过绿江’。因而，这里一年四季都吸引着大批中外游客。”

欧阳东夫妇向女司机点头致谢后，便打开车门，走出轿车。但见山顶上矗立着一座巍峨的“塔式”楼阁。高20余米，

八角五层，每层都有栏杆，游人可以凭栏远眺。檐下悬挂一块匾额，匾额上题有3个镏金大字：“望江楼”。字体雄浑，笔力遒劲，如古藤，似劲松，令人赞叹不已。楼下，游客们出出进进，络绎不绝；欢声笑语，不断入耳。

欧阳东回头瞥了一眼女司机，她这时坐在驾驶座上，从蛇皮小手提袋里取出一盒三五牌香烟，点燃一支，慢慢地吸着。

“欧阳，你在看什么？快走吧！”酆丽上前挽着欧阳东的手臂，急切地催促道。

“哦，没什么。”欧阳东这才回过头来，和酆丽一同向望江楼走去。

两人进了楼内，沿着狭而陡的楼梯盘旋而上。就象是得到谁的一声号令似的，游客们刷地让出一条通道，几乎都把目光投注在这一对年龄和容貌相差悬殊的男女身上。那目光，好象在观赏出土文物似的。

“真是少见多怪！”酆丽不屑一顾，照例挽着她丈夫的手臂——不，手臂挽得更紧更紧了。

从望江楼顶层凭栏远眺，整个绿江市区尽收眼底。这座城廓狭而且长，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10公里，象一条巨龙沿江而卧。近处，拔地崛起的高楼大厦，错落有致，乳白、淡绿、鹅黄、粉红，一幢幢，一片片，在绿树的衬托下，颇有生气。远处，孤山宛如一位绿衣仙女，翩翩起舞；那绿江恰似一条闪光的裙带缠绕在她的腰际，给她平添了无限妩媚。真是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啊！绿江太美啦！”酆丽双手扶着栏杆，不禁脱口赞叹

道。

“不虚此行吧？”欧阳东往前挪了一步，紧紧贴着他那年轻美貌的太太身子，揶揄地问道。

“唔，你真有眼力！”酈丽偎在丈夫身上，娇嗔地说，“就象你一眼看中一宗大买卖非要做成一样，就象你一眼相中我非要娶到手一样。”

“不是我有眼力，而是你有眼福嘛！哈哈！”

一阵秋风吹来，轻轻地撩起酈丽的裙摆和发丝，她顿时感到凉爽惬意。

“你曾经说过，绿江冬暖夏凉，气候宜人，是避暑的好去处。我还有点不信呢！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酈丽用手指掠了一下前额上被风吹乱了的秀发，接着又说，“现在的香港，简直象个蒸笼似的，闷死人啦！”

“亲爱的，只要你愿意，今后每年夏天，我都带你到这里来避暑。怎么样啊？”说着，欧阳东后退几步，举起照相机，选择最佳角度……

“那可太美啦！嘻嘻……”

只听咔嚓一声，欧阳东早已按动快门，把酈丽的笑容留在底片上了。

正面的，侧面的，半身的，全身的，单人的，双人的，他们一张接一张拍摄着……

8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刚才天空还很晴朗，转眼间，天就阴了。只见一大团灰暗的乌云从东南方移压过来，渐渐地，云块越聚越大，越聚越低，几乎要贴着楼顶了。整个天空就象反扣上了一个大锅。

“欧阳，天要下雨了，我们赶快回去吧。”酆丽抬头望望天空，不安地催促她的丈夫。

“唔。看来雨势还不小哩！”欧阳东点点头，忙把照相机皮套合上。

这时蓦地一道闪电掠过，接着“轰”的一声，一个带着一串火球的霹雳在楼顶上炸开了。酆丽吓得赶紧捂住双耳，直往她丈夫的怀里钻。紧接着，粗大而又密集的雨点倾泻而下。

好大的雷雨！

象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脚，把整个望江楼遮挡得严严实实。

那些散落在山顶上的游客，个个如同落汤鸡，从四面八方涌向楼内来避雨。望江楼内，一时大乱！

雷雨倾泻了半个多时辰，终于停住了。但远处不时还响着几声沉闷的雷声。

这场雷阵雨，使游客们兴致大减，许多人纷纷离开了望江楼，怏怏不快地下山而去。

酆丽挽住丈夫的手臂，款步下了楼梯，向停车场上的伏尔加牌小轿车走去。

当他俩来到轿车跟前时，看见女司机的脸歪在一只手臂上，伏在方向盘上睡着了。于是，欧阳东轻轻拉开后车门，让酆丽上了车，随后他才钻进车内。两人默默无语，耐心等待着女司机醒来。

过了5分钟，女司机没有醒。

欧阳东本想叫醒女司机，又怕她醒后会发火，一旦把自己甩在半路上就难堪了。他侧过脸，看到酆丽的脸上露出不

快的神色，只好苦笑着摇了摇头。他心里想：这位女司机睡得太死了，刚才那场雷阵雨有多大，简直要把望江楼震塌了，居然没有把她震醒。可以想见，她昨晚一定是欢愉过了头……唉，遇到这种司机真叫人提心吊胆，没开到山崖底下就是不幸中之万幸了。假如她是我的雇员，我非炒她的鱿鱼打发她回家去不可！

又过了5分钟，女司机还是没有醒。

欧阳东侧过脸，看到酈丽的脸上露出焦躁的神色，于是向前倾着身子，轻声叫道：“小姐醒醒，小姐醒醒。”

女司机一动不动。

欧阳东提高声调再叫：“小姐醒醒！小姐醒醒！”

女司机还是一动不动。

酈丽耐不住性子，伸手猛推女司机的后背，她刚想说“你还开不开车啦？要睡回家睡去”，话还没有出口，却见女司机一声不吭地栽倒在驾驶座下。

“啊——！”酈丽顿时目瞪口呆，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原来，女司机早已死了。虽然她的脸上不象侦探小说里描写的那样——扭曲、痉挛，甚至露出极度痛苦的表情，但那张惨白的脸，微开的嘴和半睁半闭的眼睛，是那么吓人，那么可怖！

惊吓中，酈丽使劲推车门，却怎么也推不开，急得她出了一头冷汗。还是男人比女人顶事，欧阳东伸手扳开车门，猛地一推，只听扑通一声，酈丽一头栽下车去，正好扑在一汪雨水里。酈丽慌忙从水里爬出来，顾不得擦拭满身泥水，扯着尖嗓子拼命大叫：“不好啦！——车里死人啦！”

欧阳东拖着笨重的躯体，随后从车里爬出来，不料脚下哧溜一下，滑了一交。此刻，他顾不得香港大亨的体面与尊严，也大声喊叫起来。

喊叫声惊动了附近的游客，很快，轿车周围聚拢了一圈人。游客们探着头，瞅瞅车里的尸首，又瞅瞅这一对男女，然后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欧阳东和酆丽畏缩地站在人圈里，两腿直打颤。欧阳东发现有几道目光射向自己，那目光，分明透着怀疑与敌视。

正在这时，一辆蓝白两色的小轿车鸣着喇叭开了过来，游客们见了，自动让开一条路。车还没停稳，从车里跳下两个男青年，一个是赭红色的方脸，一个是黄白色的圆脸。两人不由分说，立刻把欧阳东和酆丽带走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欧阳东连连吸了几口烟，把手里的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最后这样结束道。

“女司机生前有什么反常表现吗？”蓝青略一沉思，向欧阳东问道。

“没有。”欧阳东十分肯定地回答道，“女司机说过，今天游山以后，送我们去九龙山洗温泉澡；明天上午还要去游江……”

蓝青接着又问：“在你们租用那辆黑色伏尔加小轿车的整个时间里，是否发现女司机接触过什么可疑的人？或者说，有什么可疑的人接触过女司机？”

欧阳东摇摇头说：“也没有。不过，在我们登上望江楼这段时间是无法晓得的。”